



特殊的“背影”(上)

□杨 谒

在经历了被疫情困扰的三月四月之后,忽然懂得“宁为百夫长,胜作一书生”“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”等语的无奈与沉痛。

足不出户的日子,书读不下,创作亦无激情,很多时候,只是静坐在窗前,听那遥远的鸟鸣。不喜不悲。

整理那两个月的“随笔”,感觉那样的无力与无聊。且把它看作是一个小人物在此特殊时期真实生活的“背影”吧!

惜哉

张之洞在督学河南时写信给父母,说自己在衡文批卷之际,凛凛自惧,恐有不足,有负朝廷。又说自己评判文章的主要依据是:“凡文字之发皇正大者,其人必去忠不远。而言之无物,专以卑靡柔弱见长者,其人必鲜气骨。”他认为以此为衡:“虽未必尽得其才,然亦虽中,不远矣。”

文有“文如其人”之说;书有“书为心画”“书如其人”之说;画亦有“画如其人,人如其画”之说。书画,实亦广义文章之一种,眼下偏是“专以卑靡柔弱见长者”大走红运,令人扼腕不已。即使不以艺格论人格,仅从审美角度言,发皇正大与卑靡柔弱,孰高孰低,孰优孰劣,不必多言。

大乐

读袁中道《游居柿录》至“与龚舅散木及静亭、方平弟登舟,移至江北沙上,席地坐,画字为乐,稍悟古人印泥画沙之妙”,不禁呵呵。十余年前,余尝于厦门演武大桥下海边沙滩上,以石子画沙,悟古人“画沙”笔法,归后撰文发表,某高校一著名学者读后,来电言其颇不以为然,一时间又无法辩驳。掩卷自乐。

钤印

书画作品上钤印,如人簪花,合与不合,在气质不在形制。观人所用之印,可知其人对艺术理解深浅喜好之大概。常有书画家自刻用印,不甚工,然颇合,内在精神相通之故。

兼顾

为他人刻印,宜兼顾其人之阅历、性格、修养等,统摄其众因为“一色”,调此“一色”入“我色”,成“第三色”,此第三色即为他人所刻之印也。又不能一味倾向他人之风格,“我色”当占六七分、七八分,意在令所刻之印与他人作品有相合、相调和处,又不失自家本色。此理亦如与人相处,有些事可以迁就,某些事则须不失原则。

题画诗

题画诗贵在不为画面景象所囿,既切题,又说自家话,令生画外意。东坡《惠崇春江晚景》:“竹外桃花三两枝,春江水暖鸭先知。蒌蒿满地芦芽短,正是河豚欲上时。”河豚欲上之景东坡何曾见也?忽有此联想,亦即亦离,画境因之陡然机趣灵妙,似有无限生机随春水汨汨涌来。吃河豚同吃蒌蒿,以解河豚之毒,古有此说。东坡忽作此两语,即诗人之旷达与真率,为吃河豚而情愿“直那一死”之老饕形象,跃然纸上矣。

汗涔涔

某日,突然产生对自己近作仔细剖析之冲动,像平时剖析历史上之经典一样。几秒钟后,觉热汗涔涔矣。艺海无涯,信然!

论文

论文首重格,次重才,次重理,最后为言词。言词如衣着,格高者,才、理、言词均佳;才高者必通理且娴熟言词,然其格则有高低不一。



立夏小趣 孟 鑑



漫步西南营

□苏子龙

人民路南,环西路东,被高楼大厦环绕着的,是一片低矮老旧的民居房。从高处俯瞰下去,看到的是屋脊连着屋脊,黑压压的一大片。这里便是久已闻名的南通市西南营。

好友戴先生告诉我,西南营历史悠久,是受保护的历史文化街区,政府正在规划整治修建,力求重现昔日的风采。他让我去看看,不然,以后就看不到西南营现在的模样了。

我怀着浓厚的好奇心,花了三个多小时,在西南营里转来转去,几乎走遍了大大小小的巷子。但见每条巷子宽不过三四米,长的不过百余米,窄的只够一人行走,房屋皆是青砖黑瓦,毗邻相连。

关于西南营的历史文化和建筑风格,已多有介绍。从这些介绍中,不难想象这里作为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昔日辉煌。

然而,我现在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景象:房屋年久失修,门堂杂物横陈,院子里垃圾遍地,杂草丛生。偶尔有几棵树木长出墙外,才显出一些生机。此时的西南营,大多数人家的门都上了锁,旁边贴着动迁的告示,说明这里要整治修建了。

那么,整治修建后的建筑能恢复原来的面貌吗?如南关帝庙巷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明清住宅、冯棋杆巷的明代住宅、掌印巷的清代住宅、惠民坊巷的顾氏住宅,以及其他为数不少的民国时期的建筑。

我信步来到西南营36号,这里是赵丹的故居。赵丹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一代影帝,青少年时期就生活在这里。故居门旁挂着一块铜牌,上书“市文物保护单位”,标明是民国建筑。文字介绍说:“故居现存两院,前院坐北朝南屋4间,对面北向屋4间。后院坐北朝南屋5间,东侧偏房2间,并与南向主屋相连。”

幸好,旁边的小门虚掩着。我轻轻地推门进去,迎面看见一位中年人正在洗碗池里洗菜,左边是一个狭长的小院子,养着几盆花草,堆放着一些杂物,显得有些零乱。我问:“你是这里的管理人员吗?”他说:“我姓赵。”我猜想他可能是住在这里的赵家的后人了,便问:“这里怎么跟介绍的不一样?”他用脚点点地面,淡淡地说:“这里本来是房子呢,被毁掉了。”

赵丹故居的原貌早已不复存在,只剩门口的那块牌子了。我在想,赵丹故居将如何整治修建呢?恢复原貌大概是不可能了,如能将其修建成赵丹纪念馆兼故居,供人们参观和游览,未尝不是一件有益于文化交流的盛事!

其实,在同一条巷子里,距赵丹故居不远处的29号,便是修建后的金沧江故居。

金沧江为朝鲜历史学家、诗人,于民国

四年应张謇之邀定居于此。故居为坐北朝南的一进小院,南北平房各三间,西侧平房两间,北房中为会客室,西间为其卧室。如今这里已修建一新,高大的粉墙和黛瓦屋项蔚为壮观,门厅内摆放着金沧江的半身雕像,室内陈列着保存完好的金沧江文物。现在这里既是金沧江故居,又是金沧江纪念馆,每周开放六天,成为西南营一道醒目的风景。

修建一新的还有惠民坊西巷,南通文人卢心竹的故居,现为梅庵琴社所用。这是一座清代建筑。如今粉墙黛瓦,异常醒目。主体建筑采用通廊勾连,并设有雕花门栏,精美独特,院内置有假山,盆景花木繁茂。

梅庵派古琴艺术起源于山东,兴盛于南通,其琴曲风格及演奏技巧形成了梅庵特有的艺术风格,誉满海内外。

在梅庵琴社的大门旁,挂着几块铜牌:“梅庵派古琴艺术研究中心”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”“梅庵派古琴艺术传承基地”。现在这里经营着梅庵派古琴艺术的研究、保护、交流、传承、展示,致力于传统古琴制作技艺的研究保护、传承交流。平时琴声悠扬,文化氛围相当浓厚,充满艺术活力。

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,我曾到惠民坊西巷拜访过南通著名诗人、画家卢心竹先生。在他宽大的庭院里,有假山,有花木,有益景,满目琳琅。他创建了紫琅吟社,平日里文人雅集,谈诗作画,令人乐不思归。像卢心竹先生这样的庭院,在西南营有记载的不在少数。近读王其康先生所作《惠民坊顾氏宅院轶事》一文,方知道顾宅经过几代人的打造,成为一座豪宅。整个深宅大院,围绕三个花园布局,走马廊沿,亭台楼阁,是典型的苏式建筑,可惜后来都陆续被毁坏了。

西南营面积约8.4公顷,规划中历史文化街区面积约6.67公顷,本着活化传统保护、改善宜居水平、提升城市功能的目标,将名人、民俗、传统工艺,最大限度地传承和发扬其自身的特色价值和空间特质,体现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复兴。

西南营和寺街的保护、整治、修建,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。南通市崇川区为了解决民生问题、盘活老街区、优化人居环境、改善人居环境,不惜投入相当的财力、物力和人力加以实施。如今,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整治修建规划方案已公布征求意见,街区的居民正陆续迁出,有的项目已经开始进行。

可以想象,整治修建后的西南营,将会呈现出建筑风格独特、文化氛围浓厚、吃喝玩乐惬意的繁荣景象。

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,更感谢崇川区和所有投入街区保护整治修建的同志们!

怀念,日子里的那些“无用”

□古 剑

阳台上有一盆瑞香,跟了我们很久。我们很少问它,它也就一直倔强地长着,很绿。搬了几次家,看它越长越茂,也就不忍舍它,从通州到南通,一直带着。瑞香的香,很淡,靠近,几乎闻不到,离远,愈香。花没有毒,倒是有几分药性。我是一个从不料理花事的人,看它长势可爱,遂生疼爱之心。于是,翻出合成花肥,丢了数粒在瑞香的脚上。实在未料,竟就这样葬送了它,心里很愧疚。

似乎日子也是,很多时候,顺其自然,虽平淡如水,但却长流不息。

有几盒乳腐,朋友相送。食之,青涩味浓烈,难以伴食。于是,找了角落,丢在一旁,阴着它。数月后的某日早晨,实在找不到伴粥的酱菜,便拿来凑合,竟然味香醇厚,很糯,滋味全无。这倒有些像酒,需要窖藏味道才能成熟的。

日子不也是,急不来,味道冲上来了,需要冷一冷,阴一阴,那个劲过了,才能不惑,才能晓知天命。

喝白粥三十来年,觉得粥最为养胃。病后,醉后,营养过剩后,无胃口后等等,想到的第一补

品就是白粥,而且是熬出的白粥。熬字真好,火在下,食物置上,火要文。小的时候,没有酱菜,就在白米粥里,拈几粒红糖,拌几下,白粥就变了色,初始还能吃吃,久了就有些腻了。现在的人,没有多少闲工夫熬粥了,吃的更多是泡饭。这个味道是万万不能和粥比的。粥在饮汤里的样子,很润,很润。

好的日子,也许就是这般熬出来的,需要时候、工夫,王国维说做学问有三个境界,待到蓦然回首的时候,独上高楼,衣带渐宽,何尝不是一种熬。

喜欢精致的刀具。据说,双刃人刀好,切老姜看不到丝。果然。能主宰自己的胃口,想吃什么就吃什么,这恐怕是人类幸福的物质上线了。

书房和厨房,成为我某段时间最喜欢去的地方。两个地方都有美食,选材烹饪,精切细啜,乃天下君子美事。一副好刀,就这样不经意地伴着你挥霍惬意的最基本的人生。书房里的笔架上也该挂着一排的好笔,可是自己用得最为顺手的,也只有边上的那一支,也许,笔尖都快秃了。

眼光可以长远,眼神不能游离。手边的,身

边的,就是你最好的,日子就是一种习惯,就在你举手一够之间。

端砚是文房四宝中一种好砚,越磨越润。有的时候,墨能在砚台里停留许久而不干涸发霉,掀开,还能闻到一些淡香。磨墨的时候,大凡就是谋思的最好时机。如果有佳人作陪,自然你能看到更美的风景。柳永作词,想罢那些歌姬是作了不少磨墨的功绩的。一把好墨也是这样,上等的茶,是它最好的养料。养一把好墨,据说需要一个人一辈子用上等茶,泡在墨里。即使空置,也能闻到茶香。一把顶级的二胡,据说一定不会是新的,而是一位老艺人拉了一辈子的胡。据说,这样的胡,挂在那里,你似乎也能听到琴声。

琴瑟和鸣是日子一个佳境,人人向往;砚与砚台,人与胡琴,需要在千万次的抖转磨合中,互补、依衬、包容,才能和鸣。

是不是,世界上最无用的,往往又是最珍贵的,比如那些平淡,那些冷藏,那些文火,那些顺手,以至于那些互相的迁就,对于熙熙攘攘的功名利禄,都是散落的,退却的,甚至是无用的,但对于日子,却是最值得怀念的。

朱剑关于张謇研究的一封信

□朱 江

1962年1月,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师祁龙威、姚能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蔡暹等人到访南通,与时任南通市副市长曹从坡商谈。他们的目的,是建议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师生利用假期时间,来南通整理大生档案,编成史料集,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。曹从坡对此表示赞成。这个提议最后没有得以落实,但促成《张謇日记》的出版和曹从坡《张謇的悲剧》的撰写,最重要的是推动了大生档案向南通市档案馆的集中。

当时供职于南通市委革命史料编辑室的穆烜,对于祁龙威一行的来访,在1966年曾有过回忆:

1962年1月,我去南京参加省文联会议,回来时,已近春节。到机关,即听说蔡暹来了。蔡等一行,共四人:蔡暹、李某(二人均为江苏人民出版社副社长)、祁龙威(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)、姚能(女,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)。我回市的第二天下午,蔡等四人由曹从坡陪同,来我办公室,看张謇日记,我即取出,让他们翻阅了片刻。祁龙威看了辛亥的部分,指出几条认为很有史料价值。他当时就建议蔡暹出版日记,并说,可加以整理、笺注,就更有史料价值。

2006年12月7日,穆烜在《20世纪60年初南通张謇研究实况资料》的《说明》中,特地回顾祁龙威的南通之行,认为“当年他在报纸上发表新闻,说扬州师院在南通发现了《张謇日记》,这引起了各有关方面的反感。但现在客观地看,祁等一行那次南通之行,对南通的开展张謇研究,收集有关资料,出版《张謇日记》,特别是使大生档案向市档案馆集中,得以免遭‘文革’的损失,是起了最初的作用。

当时供职于南通市委革命史料编辑室的穆烜,对于祁龙威一行的来访,在1966年曾有过回忆:

1962年1月,我去南京参加省文联会议,回来时,已近春节。到机关,即听说蔡暹来了。蔡等一行,共四人:蔡暹、李某(二人均为江苏人民出版社副社长)、祁龙威(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)、姚能(女,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)。我回市的第二天下午,蔡等四人由曹从坡陪同,来我办公室,看张謇日记,我即取出,让他们翻阅了片刻。祁龙威看了辛亥的部分,指出几条认为很有史料价值。他当时就建议蔡暹出版日记,并说,可加以整理、笺注,就更有史料价值。

2006年12月7日,穆烜在《20世纪60年初南通张謇研究实况资料》的《说明》中,特地回顾祁龙威的南通之行,认为“当年他在报纸上发表新闻,说扬州师院在南通发现了《张謇日记》,这引起了各有关方面的反感。但现在客观地看,祁等一行那次南通之行,对南通的开展张謇研究,收集有关资料,出版《张謇日记》,特别是使大生档案向市档案馆集中,得以免遭‘文革’的损失,是起了最初的作用。”

当时供职于南通市委革命史料编辑室的穆烜,对于祁龙威一行的来访,在1966年曾有过回忆:

1962年1月,我去南京参加省文联会议,回来时,已近春节。到机关,即听说蔡暹来了。蔡等一行,共四人:蔡暹、李某(二人均为江苏人民出版社副社长)、祁龙威(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)、姚能(女,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)。我回市的第二天下午,蔡等四人由曹从坡陪同,来我办公室,看张謇日记,我即取出,让他们翻阅了片刻。祁龙威看了辛亥的部分,指出几条认为很有史料价值。他当时就建议蔡暹出版日记,并说,可加以整理、笺注,就更有史料价值。

当时供职于南通市委革命史料编辑室的穆烜,对于祁龙威一行的来访,在1966年曾有过回忆:

1962年1月,我去南京参加省文联会议,回来时,已近春节。到机关,即听说蔡暹来了。蔡等一行,共四人:蔡暹、李某(二人均为江苏人民出版社副社长)、祁龙威(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)、姚能(女,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)。我回市的第二天下午,蔡等四人由曹从坡陪同,来我办公室,看张謇日记,我即取出,让他们翻阅了片刻。祁龙威看了辛亥的部分,指出几条认为很有史料价值。他当时就建议蔡暹出版日记,并说,可加以整理、笺注,就更有史料价值。

当时供职于南通市委革命史料编辑室的穆烜,对于祁龙威一行的来访,在1966年曾有过回忆:

1962年1月,我去南京参加省文联会议,回来时,已近春节。到机关,即听说蔡暹来了。蔡等一行,共四人:蔡暹、李某(二人均为江苏人民出版社副社长)、祁龙威(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)、姚能(女,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)。我回市的第二天下午,蔡等四人由曹从坡陪同,来我办公室,看张謇日记,我即取出,让他们翻阅了片刻。祁龙威看了辛亥的部分,指出几条认为很有史料价值。他当时就建议蔡暹出版日记,并说,可加以整理、笺注,就更有史料价值。

当时供职于南通市委革命史料编辑室的穆烜,对于祁龙威一行的来访,在1966年曾有过回忆:

1962年1月,我去南京参加省文联会议,回来时,已近春节。到机关,即听说蔡暹来了。蔡等一行,共四人:蔡暹、李某(二人均为江苏人民出版社副社长)、祁龙威(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)、姚能(女,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)。我回市的第二天下午,蔡等四人由曹从坡陪同,来我办公室,看张謇日记,我即取出,让他们翻阅了片刻。祁龙威看了辛亥的部分,指出几条认为很有史料价值。他当时就建议蔡暹出版日记,并说,可加以整理、笺注,就更有史料价值。

当时供职于南通市委革命史料编辑室的穆烜,对于祁龙威一行的来访,在1966年曾有过回忆:

1962年1月,我去南京参加省文联会议,回来时,已近春节。到机关,即听说蔡暹来了。蔡等一行,共四人:蔡暹、李某(二人均为江苏人民出版社副社长)、祁龙威(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)、姚能(女,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)。我回市的第二天下午,蔡等四人由曹从坡陪同,来我办公室,看张謇日记